

唐 宋 诗 醇

() 乾隆钦定·御选·御评 ■

卷 四

出版社

卷三十七 眉山苏轼诗六

东坡八首并引

余至黄州二年，日以困匮。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，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，使得躬耕其中。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，而岁又大旱，垦辟之劳，筋力殆尽。释耒而叹，乃作是诗，自愍其勤，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。

废垒无人顾，颓垣满蓬蒿。谁能捐筋力，岁晚不偿劳。独有孤旅人，天穷无所逃。端来拾瓦砾，岁旱土不膏。崎岖草棘中，欲刮一寸毛。喟然释耒叹，我稟何时高。

荒田虽浪莽，高庳各有适。下隰种秔稌，东原蒔枣栗。江南有蜀士，桑果已许乞。好竹不难栽，但恐鞭横逸。仍须卜佳处，规以安我室。家童烧枯草，走报暗井出。一饱未敢期，瓢饮已可必。

自昔有微泉，来从远岭背。穿城过聚落，流恶壮蓬艾。



去为柯氏陂，十亩鱼虾会。岁旱泉亦竭，枯萍黏破块。昨夜南山云，雨到一犁外。泫然寻故渚，知我理荒荟。泥芹有宿根，一寸嗟独在。雪芽何时动，春鸠行可脍。

种稻清明前，乐事我能数。毛空暗春泽，郤水闻好语。分秧及初夏，渐喜风叶举。月明看露上，一一珠暇缕。秋来霜穗重，颠倒相撑拄。但闻畦陇间，蚱蜢如风雨。新春便入甑，玉粒照筐筥。我久食官仓，红腐等泥土。行当知此味，口腹吾已许。

良农惜地方，幸此十年荒。桑柘未及成，一麦庶可望。投种未逾月，覆块已苍苍。农父告我言，勿使苗叶昌。君欲富饼饵，要须纵牛羊。再拜谢苦言，得饱不敢忘。

种枣期可剥，种松期可斫。事在十年外，吾计亦已忒。十年何足道，千载如风雹。旧闻李衡奴，此策疑可学。我有同舍郎，官居在灊岳。遗我三寸甘，照坐光卓犖。百栽傥可致，当及春冰渥。想见竹篱间，青黄暇屋角。

潘子久不调，沽酒江南村。郭生本将种，卖药西市垣。古生亦好事，恐是押牙孙。家有十亩竹，无时容叩门。我穷交旧绝，三子独见存。从我于东坡，劳饷同一飧。可怜杜拾遗，事与朱、阮论。吾师卜子夏，四海皆弟昆。

马生本穷士，从我二十年。日夜望我贵，求分买山钱。我今反累生，借耕辍兹田。刮毛龟背上，何时得成毡。可怜马生痴，至今夸我贤。众笑终不悔，施一当获千。

【御评】



轼答秦太虚书曰：“所居对岸，武昌山水佳绝。有蜀人王生在邑中，往往为风涛所隔，不能即归，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，至数日不厌。又有潘生者，作酒店樊口，棹小舟，径至店下，村酒亦自醇醪。”

施元之曰：“先生儋耳手泽云：‘杞人马正卿作太学生，清苦有气节。学者既不喜博士，亦忌之。余少时偶至其斋中，书杜子美《秋雨叹》壁上，初无意也，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。至今白首穷饿，守节如故。’诗中马生即其人也。”“江南有蜀士谓王文甫也。文甫嘉州犍为县人，居于武昌。”《容斋三笔》曰：“苏公责居黄州，始自称东坡居士。详考其意，盖专慕白乐天而然。白公有《东坡种花》二诗云：‘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’又云‘东坡春向暮，树木今何如？’又有《步东坡诗》云‘朝上东坡步，夕上东坡步。东坡何所爱，爱此新成树。’又有《别东坡花树诗》云：‘何处殷勤重回首，东坡桃李种新成。’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。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，因忆苏诗如《赠写真李道士》云：‘他时要指集贤人，知是香山老居士。’《赠善相程杰》云：‘我似乐天君记取，华颠赏遍洛阳春。’《送程懿叔》云：‘我甚似乐天，但无素与蛮。’《入侍迓英》云：‘定是香山老居士，世缘终浅道根深。’而跋曰：‘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，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，遂拜中书舍人。某虽不敢自比，然谪居黄州起，知文登，召为仪曹，遂忝侍从，出处老少，大略相似，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。去杭州云：‘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。’序曰：‘平生自觉出处老少，粗似乐天，则公之所以景仰者，不止一再言之，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。’”



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

南来不觉岁峥嵘，坐拨寒灰听雨声。遮眼文书元不读，
伴人灯火亦多情。嗟予潦倒无归日，今汝蹉跎已半生。免使
韩公悲世事，白头还对短灯檠。

心衰面改瘦峥嵘，相见惟应识旧声。永夜思家在何处，
残年知汝远来情。畏人默坐成痴钝，问旧惊呼半死生。梦断
酒醒山雨绝，笑看饥鼠上灯檠。

落第汝为中酒味，吟诗我作忍饥声。便思绝粒真无策，
苦说归田似不情。腰下牛闲方解佩，洲中奴长足为生。大弰
一弛何缘馥，已觉翻翻不受檠。

【御评】

家常语愈浅愈真，安节以下第来黄州。《大全集·杂说》
有《侄安节远来饮酒，乐甚，以识一时盛事之言》。此三诗
但作喟叹，未见其乐也。然以谪居岑寂之中，有骨肉远来聚
首，秉烛寒宵，絮语不倦，悲之所发，即其乐之所形。此与
《冬至日赠安节》诗所云：“诗成却超然，老泪不成滴”者，
情怀约略相似。

岐亭道上见梅花，戏赠季常

蕙死兰枯菊亦摧，返魂香入岭头梅。数枝残绿风吹尽，
一点芳心雀啅开。野店初尝竹叶酒，江云欲落豆秸灰。行当



更向钗头见，病起乌云正作堆。

【御评】

陈慥喜蓄声妓，此作体近香奁，似有所指者，故谓之戏赠。轼与慥交好，诗文无所拘忌，若河东君、秀英君之名，因而流布，非是轻薄为文，正可见其忘形无间也。

方回曰：“‘一点芳心雀萼开’此句最佳。坡天人也，作诗不拘法度，而自有生意。雀之为物，尝冻萼梅开，本无情于梅。下此语，乃若不胜情者。尾句盖谓季常侍儿病起新妆，行当于钗头见此花，欲其出以侑樽也。豆秸灰出，《文酒清话》王勉‘雪诗’：‘上天烧下豆秸灰，乌李从教作白梅。’亦俚语，世传以为戏者。”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曰：“东坡云：龙丘子，自洛之蜀，载二侍女，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，辄留数日。见者以为异人。后十年，筑室黄冈之北，号静庵居士，作《临江仙》赠之云：‘细马远驮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。溪山好处便为家，谁知巴蜀路，却是洛城花。面旋落英飞玉蕊，人间春日初斜。十年不见紫云车，龙丘新洞府，铅鼎养丹砂。’龙丘子，即陈季常也。”

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，皆不饮酒，以诗戏之

孟喜嗜酒桓温笑，徐邈狂言孟德疑。公独未知其趣尔，臣今时复一中之。风流自有高人识，通介宁随薄俗移。二子有灵应抚掌，吾孙还有独醒时。

【御评】

因姓援古以著题，古人所有也。只咏孟嘉、徐邈二人事，承说到底，章法独创，后人亦未见有效之者。

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曰：“此诗不止天生此对，其全篇用事亲切，尤为可喜，皆徐孟二人事也。”

方回曰：“全用徐孟二人饮酒事，以其泉下有灵，却笑厥孙不饮善滑稽者。”

次韵和王巩六首 录一首

平生我亦轻余子，晚岁人谁念此翁。巧语屡曾遭薏苡，瘦词聊复托芎藭。子还可责同元亮，妻却差贤胜敬通。若问我贫天所赋，不因迁谪始囊空。

【御评】

俯视一切，交集百端。起二句，匪由作意所能得。

《志林》曰：“昔为凤翔幕，过长安见刘原父，留吾剧饮，数日酒酣，谓吾曰：‘昔陈季弼告陈元龙曰：闻远近之论，谓时府骄而自矜。元龙曰：夫闺门雍穆，有德有行，吾敬陈元方兄弟；渊清玉洁，有礼有法，吾敬华子鱼；清修疾恶，有识有义，吾敬赵元达；博闻强记，奇逸卓犖，吾敬孔文举；雄姿杰出，有王霸之略，吾敬刘先主。所敬如此，何骄之有？余子琐琐，亦安是录哉？’因仰天太息，此亦原父子之雅趣也。吾后在黄州，作诗云：‘平生我亦轻余子，晚岁人谁念此翁？’盖记原父语也。”

江上值雪，效欧阳体，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，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

缩颈夜眠如冻龟，雪来惟有客先知。江边晓起浩无际，



树杪风多寒更吹。青山有似少年子，一夕变尽沧浪髭。方知阳气在流水，沙上盈尺江无湍。随风颠倒纷不择，下满坑谷高陵危。江空野阔落不见，入户但觉轻丝丝。沾裳细看若刻镂，岂有一一天工为。霍然一麾遍九野，吁此权柄谁执持。世间苦乐知有几，今我幸免沾肌肤。山夫只见压樵担，岂知带酒飘歌儿。天王临轩喜有麦，宰相献寿嘉及时。冻吟书生笔欲折，夜织贫女寒无帋。高人著履踏冷冽，飘拂巾帽真仙姿。野僧斫路出门去，寒液满鼻清淋漓。洒袍入袖湿靴底，亦有执版趋阶墀。舟中行客何所爱，愿得猎骑当风披。草中咻咻有寒兔，孤隼下击千夫驰。敲冰煮鹿最可乐，我虽不饮强倒卮。楚人自古好弋猎，谁能往者我欲随。纷纭旋转从满面，马上操笔为赋之。

【御评】

岩壑高□，人物错杂，大处浩渺，细处纤微，无所不尽，可抵一幅王维“江干初雪图”。《六一诗话》称：“有进士许洞，尝会诸僧，分题出一纸约曰：不得犯此一字。其字乃山、水、风、云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霜、雪、星、日、禽鸟之类。诸僧皆阁笔。”《庐陵集》“颍州雪诗”其序则曰：“玉、月、梨、梅、练、絮、白、舞、鹅、鹤等字，皆请勿用”。禁体物语，非是欧阳创之也。特以颍州宾主一时之盛，遂成佳话耳。

正月二十日，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，
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和前韵

东风未肯入东门，走马还寻去岁村。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江城白酒三杯酹，野老苍颜一笑温。已约



年年为此会，故人不用赋《招魂》。

红梅三首 录一首

怕愁贪睡独开迟，自恐冰容不入时。故作小红桃杏色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寒心未肯随春态，酒晕无端上玉肌。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

【御评】

不著意“红字”，则泛衍。然一落色相，则又如涂涂附矣。石延年句，岂不精切，而诗谓其不知梅格。知此者，可与言诗。

陈季常见过三首 录二首

仕宦常畏人，退居还喜客。君来辄馆我，未觉鸡黍窄。东坡有奇事，已种十亩麦。但得君眼青，不辞奴饭白。

送君四十里，只使一帆风。江边千树柳，落我酒杯中。此行非远别，此乐固无穷。但愿长如此，来往一生同。

寒食雨二首

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雨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脂雪。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。



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，濛濛水云里。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，但感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。也拟哭途穷，死灰吹不起。

【御评】

二诗后作尤精绝，结四句固是长歌之悲，起四句乃先极荒凉之境。移村落小景，以作官居情况，大可想矣。后人乃欲将此四句，裁作绝句，以争胜王韦，是乃见山忘道也。

贺裳曰：“黄州诗尤多不羁，‘小屋如渔舟，濛濛水云里。’一篇最为沉痛。”

鱼 蛮 子

江淮水为田，舟楫为室居。鱼虾以为粮，不耕自有余。异哉鱼蛮子，本非左衽徒。连排入江住，竹瓦三尺庐。于焉长子孙，戚施且侏儒。擘水取鲂鲤，易如拾诸途。破釜不著盐。雪鳞芼青蔬。一饱便甘寝，何异獭与狙。人间行路难，踏地出赋租。不如鱼蛮子，驾浪浮空虚。空虚未可知，会当算舟车。蛮子叩头泣，勿语桑大夫。

【御评】

分明指新法病民，出赋租者不如鱼蛮之乐也。忽又念及算舟车者，笔下风生凛凛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述卜式之言，以结全篇曰：“烹弘羊，天乃雨。”不更益一字，而意已显。此诗结云：“蛮子叩头泣，勿语桑大夫”亦不待明言其所以然，可称诗史。



吊李台卿并引

李台卿，字明仲，庐州人。貌陋甚，性介不群，而博学强记，罕见其比。好《左氏》，有《史学考正同异》，多所发明。知天文律历，千载之日可坐数也。轼谪居黄州，台卿为麻城主簿，始识之。既罢居于庐，而曹光州演甫，以书报其亡。台卿，光州之妻党也。

我初未识君，人以君为笑。垂头老鹳雀，烟雨霾七窍。敝衣来过我，危坐若持钓。褚裒半面新，鬻蔑一语妙。徐徐步其澜，极望不可徼。却观原妩媚，士固难轻料。看书眼如月，罅隙靡不照。我老多遗忘，得君如再少。纵横通杂艺，甚博且知要。所恨言无文，至老幽不耀。其生世莫识，已死谁复吊。作诗遗故人，庶解俗子譙。

【御评】

看书眼如月，数语可谓心折膺服矣。却先从人所共笑处为之写生传神。可笑处实是可笑，可敬处实是可敬。写来俱不遗余力，洵称一人知己。

曹既见和复次其韵

造物本儿嬉，风噫雷电笑。谁令妄惊怪，失匕号万窍。人人走江湖，一一操纲钓。偶然连六鳌，便为此手妙。空令任公子，三岁蹲海徼。长贫固不辞，一死实未料。难将薏草算，除用佛眼照。何人嗣家学，恨子儿尚少。嗟我与曹君，



衰老世不要。空言今无救，奇志后必耀。吟君五字诗，义重千金吊。收藏慎勿出，免使群儿讪。

【御评】

笑台卿者，多是偶然钓鳌之人。此诗要不专为台卿一人长太息也。

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 录三首

羨君戏集他人诗，指呼市人如使儿。天边鸿鹄不易得，便令作对随家鸡。退之惊笑子美泣，问君久假何时归。世间好句世人共，明月自满千家墀。

紫驼之峰人莫识，杂以鸡豚真可惜。今君坐致五侯鯖，尽是猩唇与熊白。路傍拾得半段枪，何必开炉铸矛戟。用之如何在我耳，入手当今君丧魄。

天下几人学杜甫，谁得其皮与其骨？划如太华当我前，跛牂欲上惊崕岌。名章俊语纷交衡，无人巧会当时情。前生子美只君是，信手拈得俱天成。

【御评】

集句诗创自北宋，著于石延年，而工于王安石，至黄庭坚则目之为家衣，言如儿文褌也。是匪富有胸中，岂能亲切贯穿？然终非诗家所贵。观此数诗所以誉之者，至矣。言外正自有意在。

《王直方诗话》曰：“荆公始为集句，多者至数十韵。往往对偶，亲于本诗，盖以诵古今人诗多。或坐中率然而成始，可以为贵也。其后多有效之者，孔毅父尝集句赠东坡。”



六年正月二十日，复出东门，仍用前韵

乱山环合水侵门，身在淮南尽处村。五亩渐成终老计，九重新埽旧巢痕。岂惟见惯沙鸥熟，已觉来多钓石温。长与东风约今日，暗香先返玉梅魂。

【御评】

词旨温厚，意味深长，在集内近体诗中，更上一层楼。

陆游曰：“昔祖宗以三馆养士，储将相材。及官制行罢三馆，而东坡盖尝直史馆，然自谪为散官，削去史馆之职久矣。至于史馆亦废。故云：‘新埽旧巢痕。’其用事之严如此，而‘凤巢西隔九重门’，则又李义山诗也。”

方回曰：“东坡初贬黄州之年，即细雨梅花，关山断魂之时也。次年正月二十日，往岐亭见陈慥季常是以为女王城之诗，又次年正月二十日与潘邠老等寻春，是以有‘事如春梦了无痕’之诗，又次年正月二十日尚在黄州，复出东门仍和此韵，‘乱山环合’四句，谓元丰官制行罢，废祖宗馆职，立秘书省以正字校书郎等为差除资序，而储士之意浅矣。观此等语，岂惟可以考大贤之出处，亦可见时事之更张，仁庙之所以遗燕安于后世者，何其盛！熙丰之政，所以大有可恨者，何其顿衰！坡下句云：‘岂惟见惯沙鸥熟，已觉来多钓石温。’又可痛坡翁一谪数年，甘心于渔樵而忘返也。”

南堂五首

录一首

扫地烧香闭阁眠，簟纹如水帐如烟。客来梦觉知何处，



挂起西窗浪接天。

【御评】

邢居实曰：“东坡此诗，尝题于余扇。山谷初读以为是刘梦得所作。”

《齐安拾遗》曰：“夏澳口之侧，本水驿，有亭曰临皋。郡人以驿之高坡，上筑南堂，为先生游息。”

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

饥人忽梦饭甑溢，梦中一饱百忧失。只知梦饱本来空，未悟真饥定何物。我生无田食破砚，尔来砚枯磨不出。去年太岁空在酉，傍舍壶浆不容乞。今年旱势复如此，岁晚何以黔吾突。青天荡荡呼不闻，况欲稽首号泥佛。瓮中蜥蜴尤可笑，跋跋脉脉何等秩。阴阳有时雨有数，民自天民天自穉。我虽穷苦不如人，要亦自是民之一。形容虽是丧家狗，未肯弥耳争投骨。倒冠落帻谢朋友，独与蚊雷共圭荜。故人嗔我不开门，君视我门谁肯屈。可怜明月如泼水，夜半清光翻我室。风从南来非雨候，且为疲人洗蒸郁。褰裳一和快哉谣，未暇饥寒念明日。

【御评】

先将旱势写得淋漓极致，以待下二章转阕，反复详尽，清绝滔滔，呼作“快哉谣”不虚也。

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。今年刈草盖雪堂，日炙风吹面如墨。平生懒惰今始悔，老大劝农天所直。沛然例赐三尺雨，造化无心悦难测。四方上下同一云，甘□不为龙所隔。蓬蒿下湿迎晓来，灯火新凉催夜织。老夫作罢得甘



寝，卧听墙东人响屐。奔流未已坑谷平，折苇枯荷恣漂溺。腐儒粗粝支百年，力耕不受众目怜。破陂漏水不耐旱，人力未至求天全？会当作塘径千步，横断西北遮山泉。四邻相率助举杵，人人知我囊无钱。明年共看决渠雨，饥饱在我宁关天。谁能伴我田间饮，醉倒惟有支头砖。

【御评】

旱而得雨，因雨而筹及于破陂之漏水，思作塘以遮泉。由去年今年，而并预算明年，绝不为愁霖计者。三诗如各自成章，乃正其神明于断续合离之法。

《东坡先生年谱》曰：“元丰壬戌，先生在黄州，寓居临皋亭，就东坡筑雪堂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以东坡图考之，自黄州门南至雪堂，四百三十步，堂以大雪中为之，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，其名盖起于此。先生自书‘东坡雪堂’四字以榜之。先生自临皋迁雪堂，在壬戌十月之后，和孔毅父诗云：‘去年太岁空在酉’，乃指去年辛酉言之也。”

天公号令不再出，十日愁霖并为一。君家有田水冒田，我家无田忧入室。不如西州杨道士，万里随身惟两膝。沿流不恶溯亦佳，一叶扁舟任飘突。山芎麦□都不用，泥行露宿终无疾。夜来饥肠如转雷，旅愁非酒不可开。杨生自言识音律，洞箫入手清且哀。不须更待秋井塌，见人白骨方衔杯。

【御评】

前两章言旱言雨已，各词意周浹。此章言甚雨，“君家有田水冒田，我家无田忧入室”二名，情状已尽。下只就杨道士为言，与雨旱都不相值。张弛无所不妙也。杨万里独赏结二句，“不须更待秋井塌，见人白骨方衔杯”，谓其用杜诗，得翻案法，抑亦未矣。首作以饥人忽梦起，以“未暇饥寒念明日”结。次作云“饥饱在我宁关天。”三作云“夜来



饥肠如转雷”，微作呼应之语，纓带无痕。

施宿曰：“先生为杨道士书一帖云：‘仆谪居黄冈绵竹，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，自庐山来过余。其人善画山水，能鼓琴，晓星历，通知黄白药术，可谓艺矣。’又一帖云：‘十月十五日夜，与杨道士泛舟赤壁，按次毅父韵第三首，载西州杨道士凡数联。’因此帖知为世昌诗中又言善吹洞箫，其自庐山从公，盖壬戌之夏。前赤壁赋云：‘客有吹洞箫者’，殆是杨也。”

初秋寄子由

百川日夜逝，物我相随去。惟有宿昔心，依然守故处。忆在怀远驿，闭门秋暑中。藜羹对书史，挥汗与子同。西风忽凄厉，落叶穿户牖。子起寻盥衣，感叹执我手。朱颜不可恃，此语君莫疑。别离恐不免，功名定难期。当时已凄断，况此两衰老。失涂既难追，学道恨不早。买田秋已议，筑室春当成。雪堂风雨夜，已作对床声。

【御评】

五言转韵，能一气旋折，笔愈转而情愈深，味愈长。此等诗，他人不能为，在集中亦惟与子由往复数章仅见之。

林子仁曰：“怀远驿盖先生与子由应制京师时，尝寓于此。是岁嘉祐五年也，黄州东南三十里，地名沙湖，先生尝买田其间，故云‘买田秋已议’。”



和蔡景繁海州石室

芙蓉仙人旧游处，苍藤翠壁初无路。戏将桃核裹黄泥，石间散掷如风雨。坐令空山作锦绣，倚天照海花无数。花间石室可容车，流苏宝盖窥灵宇。何年霹雳起神物，玉棺飞出王乔墓。当时醉卧动千日，至今石缝余糟醕。山人一去五十年，花老室空谁作主。手植数松今偃盖，苍髯白甲低琼户。我来取酒酹先生，后车仍载胡琴女。一声冰铁散岩谷，海为澜翻松为舞。尔来心赏复何人，持节中郎醉无伍。独临断岸呼出日，红波碧蜃相吞吐。径寻我语觅余声，拄杖彭铿叩铜鼓。长篇小字远相寄，一唱三叹神凄楚。江风海雨入牙颊，似听石室胡琴语。我今老病不出门，海山岩洞知何许。门外桃花自开落，床头酒瓮生尘土。前年开枕放柳枝，今年洗心参佛祖。梦中旧事时一笑，坐觉信仰成今古。愿君不用刻此诗，东海桑田真旦暮。

【御评】

石延年通判海州，使人以泥裹桃核弹掷山岭之上，一、二岁间，花发满山，诚为胜举。诗援此说，入自首句，至“苍髯白甲低琼户”以上，皆言石事，继述旧游，而以和诗之意，终焉舒展春容，有大海回波生紫澜之妙。

施元之曰：“蔡景繁名承禧，临川人，中嘉祐进士第，知雩都县，擢监察御史里行，后出为淮南转运副使，置使楚州。东坡谪黄，实在部内，独拳拳慰藉行部访之。东坡有答蔡景繁帖云：‘胸山临海石室，信如所谕。前某尝携家一游，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《濩索》、《凉州》，凜然有冰车铁马之声。婢去久矣，因公复起一念，若果游此，必有新篇，当破

